

他仍在路上

——
严文井纪念集



他仍在路上

——
严文井纪念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仍在路上——严文井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813-2

I. 他… II. 人… III. 严文井-纪念文集
IV. K825.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5700 号

责任编辑:罗君策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他仍在路上——严文井纪念集

Ta Reng Zai Lu Shang——Yan Wen Jing Ji Nian 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1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625 插页 13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5813-2

定价:32.00 元

目 录

我仍在路上	严文井 (1)
温馨的回忆	李 纳 (2)
怀念文井同志	张凤珠 (6)
我的第一个上级	
——怀念文井	束沛德 (10)
严文井二三事	阎 纲 (17)
严文井——一个真正的人	涂光群 (22)
没有讲完的童话	周 明 (42)
严文井转来的信	吴泰昌 (48)
有与没有	石 湾 (50)
怀念文井	陈建功 (54)
文井先生往事	高洪波 (59)
我的严文井印象	绿 原 (62)
三副挽联和一首挽诗	屠 岸 (66)
与严文井同志的谈话	屠 岸 (69)
一个纯粹的人	
——敬悼严文井	文洁若 (75)

严文井与萧乾	文洁若 (79)
记忆严文井	孟伟哉 (84)
不整人的领导同志——严文井	杨桂欣 (91)
严文井:教我们玩七巧板的智者	何启治 (97)
小溪流的歌永不停息	
——怀念严文井	胡德培 (105)
严文井:作家、编辑出版家	胡德培 (110)
小溪流的歌	
——记严文井同志	林东海 (120)
眼睛	汪兆骞 (138)
好人走好	
——追念严文井	杨匡满 (143)
最后的告别	
——纪念严文井同志	聂震宁 (148)
严文井先生	岳洪治 (157)
严老,请允许我为您唱支歌	魏新民 (160)
严文井的晚年生活点滴	谢德基 (171)
旧邮拾遗	
——严文井兄的三封信(1958—1959)	杨 苾 (185)
由一张相片引起的	
——著名作家严文井的武汉情结	黄 铁 (193)
别矣,文井兄!	许党民 (197)
怀念童话大师严文井先生	陈 模 (200)
溪流潺潺,文井深深	袁 鹰 (204)
永志不忘的记忆	
——缅怀严文井先生	浦漫汀 (209)

南南和胡子伯伯的交往

——回忆严文井 木 斧 (216)

怀念文井先生 谢 璞 (222)

严文井谈赵树理

——夜读抄之一 邵燕祥 (227)

《散花》中的小寓言

——夜读抄之二 邵燕祥 (230)

老师和朋友

——怀念文井 孙幼军 (233)

雨中思念严文井 郭大森 (241)

严文井与东北儿童文学管见 郭大森 (244)

他幻想,美好总能在未来实现

——追记严文井老 徐 靖 (252)

写在纽约的悼念

——严爷爷走啦 封 敏 (257)

一口深深的甜水井

——悼文井师 谷斯涌 (262)

和文井先生默默地对话 金 波 (265)

他渴求着“多懂得一点真相……”

——记与老作家严文井晚年的通信交往及友情 黄伟经 (272)

严老,我想念您 覃 琨 (306)

您仍然活着 您仍在路上

——悼念严文井先生 樊发稼 (313)

胡子伯伯的手

——文井老师常青 谷 应 (321)

七月二十七日诗祭严文井先生 杨子忱 (325)

他总在思考 陈四益 (327)

永远的小溪流,滋润我们家

——悼念严文井先生 阎纯德 (333)

真实 真诚 真情

——缅怀严文井伯父 丁声俊 (344)

最难风雨老人来 刘心武 (352)

仰望星空忆恩师 叶梅珂 (355)

一次难忘而愉悦的合作

——记电影《“下次开船港”游记》与文井先生的合作 ... 秦志钰 (360)

送别恩师严文井伯伯 赵 衡 (365)

严老,走好

——泪送严文井 孙 新 (369)

严文井——一个不肯放过自己的灵魂 巢 扬 (372)

文井师和我 巢 扬 (375)

我的导师严文井 竹 林 (387)

还送的礼物 林 莽 (395)

友情、亲情、爱情

——忆严文井先生二三事 田安欣 (400)

送严老 何志云 (407)

严文井——从渐悟到顿悟

——迟来的挽歌 孔捷生 (411)

他与我们同在 谭宗远 (414)

严文井哀歌

——缅怀恩师严文井 贝 奇 (420)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429)

三访严文井 庞 晔 (435)

一片宁静,那就是永恒

——怀念严文井先生 孙建江 (439)

吉光片羽忆严老

——二十年前的严文井先生 毕冰宾 (448)

亦庄亦谐侃向阳

——老作家严文井访谈录 李城外 (454)

你仍在路上

——怀念严文井先生 陈徒手 (462)

编辑《严文井文集》的一点回忆 徐 鲁 (465)

一个人的烦恼与一个不烦恼的灵魂

——东京旅中悼严文井先生 靳 飞 (472)

柔和的心与柔和的美

——读《严文井选集》 徐怀谦 (480)

难忘“小溪流的歌”

——悼念儿童文学泰斗严文井先生 谭旭东 (483)

大哥文井青年时期印象 严文德 (487)

文井,你走到哪儿了? 康志强 (497)

父亲留给我们的 严欣久 (502)

真情似金

——父亲严文井和台湾著名女作家张秀亚的故事 严欣久 (505)

再来看您 张翅飞 (513)

附录

严文井生平及著作简谱 王玉梅 罗君策 (518)

编后记 (524)

我仍在路上

严文井

现在我仍然活着,也就是说,仍在路上,仍在摸索。至于还能这样再走多少天,我心中实在没有数。

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

我本来就很贫乏,干过许多错事。

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但不为自己哭。

我仍在路上,不会感到孤单。

我也不会失落,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1995年6月7日于北京

温馨 的 回 忆

李 纳

文井同志走了。从此我失去了一个好老师、好朋友、好邻居。

我与文井同志是在延安认识的。那时,他是“鲁艺”文学系的老师,我是“鲁艺”第四期学生。他虽为教员,但不讲课,主要辅导学生写作,帮他们看稿子,改稿子。1940年,他请了一年的创作假,写了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及《南南同胡子伯伯》等九篇童话(一篇从延安到东北过封锁线时遗失),所以有些学员对他印象不深。当时文学系讲课的是系主任何其芳,讲“创作实习”,还有周立波,讲“名著选读”。

因为是学生,所以我与他接触不多,只知道他喜欢音乐与跳舞。他舞跳得不错,有节奏感,这与他喜欢音乐有关。何其芳也喜欢跳舞,但不大会跳。文井同志跳舞时喜欢邀请我,他说我跳得轻盈,好带。但我从未见过他的妻子李叔华一起来跳舞。李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自己带着两三个孩子,负担很重,却从不让文井为家务事分心。当时去延安的女青年都很有抱负,想干一番大事业。叔华同志也很有上进心,不甘落后,所以压力很大。那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时常看到年轻的母亲们,在寒冷的冬日里,用一双冻得通红的手,在未燃尽的煤里挑捡煤核,以补燃料不足。

文井与叔华的感情很好。我曾听文井讲过,他是在抗日前线

山西赵城与她认识的。他们分属战地服务团不同的慰问队,平时排练些小节目,慰问抗日将士,有时还刷刷抗日标语,编编宣传材料,写写传单和通讯。一天,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在指挥唱歌。她剪着齐耳短发,说一口北京话,美丽纯真,不由得对她产生了好感。不久,他们就相爱了。文井讲的另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在延安的时候,敌机常来轰炸。每逢轰炸,李叔华就用自己的双手紧紧地护住严文井的头,以为这样敌机就炸不到文井了。一个多么单纯的人啊!

1945年秋,严文井与舒群、公木等人一起到达了东北。我是跟新婚不久的丈夫朱丹等人,身背背包,足蹬草履踏上东北的征程的。一开始,我被分配在《东北日报》资料室工作。文井同志来《东北日报》后,担任了《东北日报》副刊部主任、副总编,就把我调到了副刊部。那时副刊部还有陆地等人。我们随《东北日报》辗转于沈阳、本溪、海龙、通化、佳木斯、哈尔滨等地。他工作很放手,经常亲自领着我们组稿,是他和同志们给了我勇气,我才敢上阵采访抗日联军和铁路工人,为英雄们画粗略的像,开始在《东北日报》发表作品。文井很恋家,那时李叔华还未带着孩子来东北,他很忧郁。一天,朱丹对我说:“李叔华还没过来,文井心情不好,咱们接他到家里玩几天吧。”我欣然同意。这样,文井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大家每天一起天南地北,聊艺术,聊创作,很快活。

在《东北日报》时,文井还有一个绰号叫“严一个”。这缘于他写的几部作品恰由“一个”开头(《一个人的烦恼》、《一个钉子》、《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因而被“老夫子”胥树人戏谑起了这个外号。

1947年,我离开了《东北日报》,到《东北画报》工作,离开了文井。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我因在《东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小说《煤》,被受到重视,成为代表。我与井岩盾跟文井同志

一起去了北平。我们被安排在前门南河沿的小旅馆住下。我从未到过北平，却早已倾心于北平的文化古迹。文井抗战前曾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过，对北平很熟。第二天，他就带我和井岩盾去游了北海、故宫、景山、颐和园。记得我们三个人站在景山顶上，眺望北京时，但见四周红墙金瓦，城阁巍峨，水清树碧。激动得井岩盾张开双臂，高声喊道：“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啊！”游完景山，文井又带我们去了北平图书馆。尽管他离开这里有十多年了，竟还有人记得他，过来围着我们问长问短。到了中午，大家的肚子都饿了，文井对我们开玩笑说：“今天不能请吃饭，只能请你们每人吃一碗面。”那天，我们玩得非常高兴。

1954年，我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与一些老作家同在一个支部。称为“作家支部”，受文井的间接领导。在反胡风、反右等运动中，文井虽是运动的领导小组成员，却从未主动整过人。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显得力不从心，想紧跟以刘白羽为首的党组，却又因整人与自己做人的宗旨不合拍而跟不上，只能尽量保护自己不挨整。因此运动中他不大出头露面，也不大积极，于是有人说他滑头。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别人的发言都很激烈，他的批判发言却是“陈明配不上丁玲”。下面人听了哈哈大笑。

他不喜欢周扬。在延安时，是周扬调他去的“鲁艺”，“文革”后，又是周扬不让他回“作协”。周扬不赏识他，他也反感周扬整人的那套东西。

解放后，“文革”前，政治气候宽松时我们来往得多一些，紧张时基本上不来往，但见了面仍很亲热。

1986年夏，文井的家也搬到了红庙，我们就结成了邻居，两家经常来往，一起闲谈。这样，我知道他除了喜欢西洋音乐，还喜欢古老的京剧，特别是余派。

1988年10月，我的老伴儿朱丹连续发高烧，急得我束手无

策,还是文井同志两口子帮忙叫的车将朱丹送进了医院。从此,朱丹再也没有回来。

文井待人诚恳、亲切,我的母亲、妹妹,都愿意去看他,听他说话。他每次光临寒舍,我母亲都会从她的房间艰难地步入客厅。她说:“我喜欢听有学问的人谈话。”然后专注地坐在一旁静听。文井将作品送给她,她爱不释手,终日透过阳光读它。母亲去世后,我们将她生前喜欢的物品随她火化,其中也包括文井的书。文井想问题很周到细致。那年我妹妹因眼疾要开刀,他知道后,特意劝我们要慎动手术。他说:“这个手术部位既敏感,又危险,你们姐妹感情很好,不动手术顶多是病人自己看不见,但你们姊妹还能互相说说话。万一手术不成功,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前年,我妹妹到北京来时去看望他,他行动已经很吃力了,勉强着站了起来,却不说话。我们问他,知道谁来看你了吗?他突然大声说:“是爱源嘛!”他脑子一直是清楚的。

一次,我的小孙女来看我。我听见她在做作业的时候背诵《小溪流的歌》。于是我问她:“你知道这篇作品是谁写的吗?”孩子说:“当然知道,是严文井爷爷。”我又说:“这个作者我认识……”孩子一听立刻激动起来,非让我带她去看严爷爷。那是一个雪天,我带着孙女,磕磕绊绊地来到文井家。见到我们,他很高兴。尽管他行动吃力,还是一步一挪地到里屋找出一本他的童话集,为孩子题字签名,郑重地把书送给了小孙女。孩子回来后,当即就在日记上记述这件事。后来,她又把这件事写成作文,得了满分。

文井的晚年很寂寞,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他经常对我说:“要多读些书,多懂得些真相。”后来,他把这些意思写进了《我仍在路上》。

文井老师,你的确仍在路上,一路多保重吧!

怀念文井同志

张凤珠

文井同志离开这个熙熙攘攘的人世半年多了,那时我不在北京,没能为他送行,至今引为憾事!

2005年2月我曾去拜访他,已经有几年不见了,当他从卧室被人扶出来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在我眼前的的是一个十分衰弱的老人,昔日那个言行潇洒的严文井哪里去了?心里不禁凄然。人生真如白驹过隙,生命很短暂哪!而且这一代人走过的又是怎样的生命历程呢,沉浮起落,充满雨雪风霜,虽然有胜利的欢乐,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挣扎吧,这一切都留在他的文字里了。

认识文井同志已有半个多世纪。1949年我在沈阳东北文工团。解放初期时兴跳舞,去跳舞有时几乎是政治任务。我就是在舞会上认识严文井同志的。知道他是延安时期“鲁艺”的老师,何其芳、周立波、舒群当时都是“鲁艺”的教师。现在他是《东北日报》的领导,管副刊。他好像很喜欢跳舞,待人随和,没有架子。后来我到东北文联工作,和他接触多了,有一次他问起我喜欢读什么书。我告诉他我正在读爱伦堡的《暴风雨》,非常喜欢。他说:你可以写篇文章嘛。我有些受宠若惊,又很胆怯,不敢接受这一提议。对我的幼稚,他笑了,鼓励一番。后来这篇东西登在《东北日报》副刊上,有些修改,我不知是否出自文井同志之手。文章中有一句

话：“爱情是绝望的，更衬出它的精美绝伦。”当时东北文联的老作家谢挺宇对我说：那不是你的话，你写不出这样的感受。因此我印象深刻，记住了。

后来文井同志调中央工作。1952年末，我到文学研究所学习，文井同志时任文协（作家协会前身）秘书长，我去拜见他时，他提出我不要去文研所学习，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他说：文研所不是为你这样学生出身的人办的。

我没听从他的意见，执意要去文研所学习，因为那里的所长是丁玲。

后来在八十年代，我又有机会去拜访文井同志，重提往事，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曾说：如果当年我听从您的意见，留在《人民文学》，我这一生的路可能是另一样了。他听后只是笑笑，并未加以认可。

其实对文井同志我了解很少很少，我没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也不像有些人和他在“牛棚”时曾共忧患，还有干校时的苦中作乐。文井同志的女儿严欣久曾问过我，了解1957年“反右”时她父亲的情况吗？我不甚了解，只能在一些斗争会上远远观察过。作家协会从1955年到1957年，是雨骤风狂的年代，反胡风、反“丁陈反党集团”再到反“右派”，厮杀声不断，斗争会上竞相表演粗暴和凶狠，发言就像仇恨的子弹从口中喷出。在这时，人如果还有感情，也只能用厚厚的盔甲把它掩藏起来。

在我能参加的会上，我没听说过文井同志有过疾言厉色的发言，当时他是党组成员，有个时期还是党组副书记，但从他的所有作为上看，他倒更像权力场上的边缘人物，也许这正是他愿意担当的角色。

六十年代，作家刘真向我说过：她去看望文井同志时，文井曾向她问起我的情况，并说对我的处理，党组有过不同意见。她不过

是个秘书嘛。刘真是我的朋友,在那样的年代,他能向刘真讲这样一句话,对一个常感到冤屈的灵魂,是一种温暖的安慰,一生都铭记在心。

1978年,文艺界刚刚复苏,我先生这一年调回北京,我需要一起回来,但在北京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收我的单位,我只好去求文井同志。和他已有二十年不见了。对别人的困难,他似乎永远愿意伸出援助的手,不只是对我。他愿意帮助我,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从外地调人进京的权力。他出了个主意,先用借调的方式调我到出版社工作,人来了以后,再从容想办法。对我来说,这当然如饮甘露,是求之不得的机遇。要知道那时还没有什么“55号文件”(右派改正),这是不是还得担点政治风险呢?

从文井同志对我的态度,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严欣久的问题。

八十年代以后,和文井同志接触稍多。他说他已进入老年,我倒觉得他进入了生命的佳境。直到晚年,他的才华才得以充分展现。我尤其喜欢他送我的一本小书,书名《苦涩的无花果》,这本书篇幅不多,但篇篇精美,我读了几遍,感叹于他文字是这样细致、优美,无论他叙述表达什么,用的都是灵动的形象的语言,有诗的意象。比如对散文,他说:“我不知道散文的定义。仅仅凭直觉,认为:每一篇能够存活下来的散文都是与历史直接间接相关连的,是历史的小小侧面或折光,是地球上东西南北的气流所引起的特异的微风,这些微风都是情感的波动,人的呼吸。”

在他的文章里,美感好像是底色,铺陈在字里行间。

文井同志念旧情,他在书里写了萧乾、沈从文,篇幅都不长,但刻画出了这两个人可贵的并为他所看重的精神气质。文井同志爱音乐。他说他最欣赏萧乾的,是萧乾对音乐的喜爱。五十年代他和萧乾住在一个大院里,他们一起谈论最多的,不是国事,不是文

学,而是音乐。我还听他说过,沈从文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听音乐,会泪流满面。他把音乐看成品质的象征,他说真正打心眼里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好人。

文井同志有幽默感,他即使嘲讽什么也不尖刻,却很俏皮。他敏感于这个世界的缺憾,但不悲观,从他和青年人的交往中,又显示出他同样敏感于生活中的亮丽。

严文井同志写他早年的朋友,台湾作家张秀亚,说她是富有的,因为她留下了文章,这些文章又流回了故土。如此说来,严文井更是富有的,他的童话几十年来都为孩子所爱,他的读者和知音有几代人啊!

2006.3.25